



老师您好

岁月回首

简易挂图架

□万红伟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,我的高中校园里,经常看到这么个人:四十岁开外,个头中等偏上,衣着干净整洁,温和儒雅,手里拿根长长的教鞭和圆圆的地球仪,腋下夹着一沓厚厚的图册,透出沉稳而博学的气度。但他另一只手拿着个简易的木架子,怪怪的,有点滑稽。下课路上,总会有几个学生屁颠屁颠地围着他,帮他拿教具、木架子等,师生之间有问有答的,气氛很融洽。

我那时刚入高中,一心想当工程师,与工程关系不大的课程和老师,不在我的关注范围。只是有时会听高年级学生议论他,说他教地理课特别棒,深受学生喜爱。

进入高二,命运让我选择文科,地理成了我的必修课。讲授地理的就是他,叫王同社。从此,我才开始正面接触王老师和那个怪异的木架子。

每次上课前,王老师带着林林总总的教具和那个木架子,早早静候在教室外面。上节课一下课,他便走进教室,摆放木架子,挂好地图,准备上课。他的衣服有棱有角,衬衣袖口的纽扣也扣得妥帖,显得既精神又严谨,就如他讲课的风格。一个知识点,他从多个角度阐述,条理清晰,丝丝入扣,逻辑严密,绝不会留一点漏洞。

木架子是要反复使用的。大洲大洋的地图,各省(区、市)的地图,行政的、交通的、地形的地图,比例尺大小不一的地图,经王老师的手,在木架上挂上又换下,一张又一张轮流供学生们观察。

原来,木架子也是教具,是用几条木片拼对而成用来挂图的,师生们称之为挂图架。挂图架,近似“丁”字形,竖立着基本和它的主人一样高,顶上的横梁也有它的主人舒展开双臂那么长。

几次课后,我也有帮助王老师送教具的冲动。有一次,我抢先拿起挂图架,由于用力过猛,挂图架的横梁碰住了教室半空的电灯。电灯在空中一阵晃动,荡落的灰尘刚好掉到王老师白净的衬衣上。王老师顾不得抖落身上的灰尘,拿过挂图架端详了一阵,又上下摸了摸,然后从口袋中掏出手帕拭去上面的灰尘,和蔼地对我说没事。

在帮王老师送教具的路上,我才发现以前认为笨重的挂图架其实很轻便。挂图架用干透的桐木做成,没有上油漆,横梁上还有两个木结疤,黑黑的,呈椭圆形,宛如一双眼睛。摩挲挂图架,觉得光滑、顺滑,还有种柔柔的韧性。王老师那么钟爱挂图架,肯定千锤百炼打磨过,早已磨掉了翘起的木签,手上的汗渍也把纵横梁浸得油光光亮。

挂图架是简陋的,几乎不蕴含多少科技原理。挂图架又是实用的,借助它,前排、后排的同学都能看清挂图的内容。如果不是用心教学,真心对待学生,真诚期待进步,谁会绞尽脑汁做教具?谁又能忍受天长日久风雨里也要每节课扛来背去?

四十多年来,我常常想起在高中读书求学时的美好时光,想起平和儒雅、认真负责的王老师,想起那个高高的挂图架。每当我心情烦闷、厌倦工作,或者心存侥幸、突击应付时,眼前总会浮现出那个挂图架,浮现出横梁上那黑黑圆神似眼睛的木结疤,就像王老师那双睿智的眼睛在满怀深情地注视着我。想起这些,我就会调整好心态,梳理好思绪,振作起精神,重新投入工作。

灵点击

一碗牛肉面

□吕晓轩

“老地方,牛肉面。”一上车,还不等我开口,我的老同学王总便直接说道。

路上,我忍了又忍,还是忍不住问道:“王总,这家酒店有那么多美食,为啥你每次只来吃碗牛肉面就走呢?”

他笑了笑,没吱声。进了酒店,找了张没人的桌子,我俩对面坐了下来。在等面的时候,王总给我说起了他的往事。

三十多年前,那时的王总还是小王,正在陕北黄土高坡老家上高一。当时,因家中突遭变故,无力支付他继续求学的学费,眼瞅着就要面临退学回家的困境——如果那样,等待他的将是和同村那些乡亲一样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结局。

之后,当他把准备退学的消息通过别人告诉班主任时,年过半百的班主任非常吃惊,久久沉默。小王是班上学习成绩一向很好的学生,如果退学实在可惜。

于是,班主任不顾多年的腰痛,翻了几道山梁,走了两个多小时曲折的山路,才找到小王住的寒窑。时值隆冬,天寒地冻,突降的鹅毛大雪已经把班主任变成了雪人。那天,班主任告诉他,经过多方求助和努力,学校不但答应免除他的学杂费,并且还提供免费伙食用于他剩下两年的伙食费。

此后,小王的学业得以继续……在小王考上石油大学入学的前一天,班主任特意请小王在家中吃了一碗香喷喷的牛肉面,还嘱托了许多许多。

多年以后,当年的小王已成长为一家炼化企业的负责人。他回乡探亲的第一件事,就是带着厚礼去探望他当年的恩师。可没想到的是,老人家已经去世。那天,恩师的孩子告诉他:“当年你的学杂费和生活费,都是我父亲给垫付的。父亲早就看出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,为此那两年我们全家过得节衣缩食,连我小妹过生日想吃块蛋糕都无法满足。”

王总看着我,动情地说:“人非草木,孰能无情?之所以我一有空就想来这儿吃碗牛肉面,就是因为一尝到牛肉面的味道,仿佛又让我看到恩师那熟悉亲切的面庞。”

那年那月

一个白蒸馍

□庄小艳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从偏远村庄,翻山越岭去一所普通高中上学。

那年我十四岁,不能准确估计班主任王老师的年龄,觉得他是一个看上去很老很老的老头儿。

王老师经常穿着一件带补丁的中山装,眼镜腿坏了,用纳鞋底的绳子绑着挂在耳朵上。

王老师教历史,他上课从不看课本,也不带参考书,妙语连珠,口若悬河,随便从一个历史知识点说起,就能延伸到上下五千年中外历史的角角落落,讲得脉络分明、层次清晰,谈谐幽默、妙趣横生,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。

那时候,学校食堂的饭菜,总是清汤寡水。有一天中午,我和几个同学到王老师办公室去,看到他的桌子上有一瓶腌菜。一个调皮的同学说:“趁王老师不在,让我偷偷尝尝好不好吃。”他尝了,大呼好吃好吃,让大家都来尝。一群饿虎扑食,那瓶腌菜很快被风卷残云一扫而空。

王老师下午上课时,动情地讲了“志士不饮盗泉之水,廉者不受嗟来之食”,讲了“君子防未然,不处嫌疑间。瓜田不纳履,李下不整冠”,讲了“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”,讲了“小时偷金,大时偷金”,讲了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……王老师讲了一大堆道理,却只字没问谁偷吃了他的腌菜。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,几十年时间一晃而过,我们这群当年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,已经步入人生中年。这些年,生活条件地覆天翻,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回忆,已经渐行渐远。每年教师节,我都会突然想起已经作古的王老师,想起我们考试时向他跑去,他连忙解开他带的粗布包袱,给我们每人发一个白蒸馍的情景。他脸上的皱纹、头上的白发、慈祥的微笑、亲切的叮咛,像极了所有人的父亲。

学富五车的王老师,在命运的翻云覆雨里,亦如同沧海一粟,混然众人。然而,他的博学宽厚、德高望重、朴实善良,在我心中深深扎根,经历岁月沉淀,历久弥香。他朴素如田野泥土、护花春泥的师魂,正在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。

往事重温

无悔的选择

□胡志霞

1992年,我21岁,刚当了一年的小学语文教师和班主任。

那天,8点钟的阳光,温暖地拂过校园,穿透窗户,在课桌上留下斑驳的光影。

我最喜欢在此时上课:那张稚嫩的脸,眸子里透着的光,总让我回到烂漫的童年;穿过教室中间的过道,闻着阳光的味道,我真想弯腰吻一吻那些座位上的小“花朵”。

我在一朵“花”前停下了,泪花开始在眼里打转。

这朵“花”,是多么让人爱怜。那是只总爱藏起来的残疾的手,现在已经光明正大地放到桌子上了。此时,这只有小手掌的手,安然地抚摸着课本,坦然地面对着我的目光。

课间玩耍时,我曾多次抱过她瘦弱的身躯,偷偷看过她那五个手指都退化成小圆球的手,擦拭过她完不成作业时落下的泪……她怯怯的话在我耳畔响起:“老师,能叫您一声妈妈吗?”这个父母离异的残疾女孩,在她心里,早已把年仅21岁的我当成了妈妈。

我又走到了讲台上,习惯性地问道:“大家还有不懂的吗?”

“小分头”高举着手,还没等我发话,就嘴角抽动着说:“听别的老师说,您要调走了,是真的吗?”我心虚地说:“咱们现在不说这些,我们继续提问。”

“小分头”哇地哭起来,引起了一阵骚动和哭声。这哭声蔓延开来:趴在桌子上的“小分头”,乌发凌乱,声嘶力竭;班长“小满”揉着眼睛,涕泪俱

下……

我脑海中再次浮现出昨晚的情景:我和父母、哥哥、妹妹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母亲说:“高考报志愿时,你自己报了师范类志愿。这次,你还自己拿主意吧。”父亲说:“干什么都不容易,你看自己更喜欢和适合什么,想明白再做决定。”哥哥坚持认为我应该离开学校,去尝试另一种更开阔的职业;妹妹却羡慕我能有寒暑假的洒脱,说她也想当老师呢。

此时,教室里恹恹的哭声,净化了一切,泪眼朦胧中,我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。在孩子们的号啕大哭中,我问自己,世上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纯真的师生情呢?

我振臂一呼:“孩子们,别哭了,老师不走了。”这一响亮的声音从我内心迸发而出,哭声戛然而止,继而,孩子们破涕为笑,掌声雷动。

我遵从了自己的内心,我会后悔吗?那位事业单位办公室主任信任和期望的眼神,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。她已给我安排好了一个宽敞明亮、环境优雅、设备齐全的办公室。办好一份内部报刊,与现在早出晚归、琐碎繁忙的教学和班级管理工作形成鲜明对比。

但那句承诺,是我的一时冲动吗?其实,当时,在学生的哭声中,我已发现,我是属于校园和讲台的。我遵从了自己真实的内心,怎么会后悔呢?

那一句“老师不走了”,让我在教师的岗位上一直坚守到现在,我也愈加热爱这一职业。我早已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立身之本,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辛勤努力,用自己的言行诠释着真诚和热爱,也丰盈着自己的生命。

向所有老师道一声:老师,您辛苦了,节日快乐!
■ 恩师重如山,师恩深似海,在第三十八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,让我们的园丁,呵护、栽培着祖国的花朵。
■ 用语言播种,用粉笔耕耘,用汗水浇灌,用心血滋养,老师像一个个辛勤的

——编者

灯下漫笔

又忆见德兄

□牛学军

见德,我初中的班主任。

三十多年前,我在乡里的初中上学。每个年级两个班,每个班才三四十人。一班成绩好点儿,是所谓的重点班。我在二班,刚刚师范毕业的见德老师,就是我们的班主任。

见德老师年轻,教学之余,常和我们谈天论地。我们当时十二三岁,他也不过二十岁出头。因此大家越发熟悉时,往往没有了师生的界限。刚好当时所学的课本上,有鲁迅等人的文章。模仿大师们的风格,我们不叫他见德老师,叫他见德兄。他不以为忤,每次都笑吟吟地答应着。

见德兄教语文,平时喜欢写文章。虽然没有发表过一篇,但还是喜欢舞文弄墨。他对作文写得好的同学格外照顾。有一次,他觉得我写的一篇文章不错,让我誊写了好几份,帮我分别投到几个作文类报纸杂志。可惜最终也没有发表。我现在也是一名教师,也喜欢舞文弄墨。虽然写作上没有什么成绩,但不能不说,见德兄给了我重大影响。

初二期末考试,我考了班级第一名,在年级里也

就排十名左右。一次自习课,见德兄盯着我看了又看,似乎犹豫了半天,才对我说:明天叫你家长来找我。我忐忑不安了一天,等父亲从学校回来,才知道不是我犯了错,而是见德兄动员我父母去找校长,给我调到重点班,他担心我在这个差班,影响学习成绩。后来我真的换到了重点班。中考的时候,我还考了全校第一。虽然考上的只是师范学校,但父母经常念叨:李老师真是个好老师,如果没有李老师,很难说你是不是要在土里刨食。

我上师范学校之后,有一次见德兄来市里找朋友喝酒,喝多了,想起我这个“得意门生”。当我被其他同学叫到学校门口时,他已经是醉醺醺的样子。我们略微聊了几句,他便回去了。几年后我曾回初中去找他,他已经调走了。从那之后,近三十年,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

教过我的有那么多老师,唯见德兄,印象最深,让我时时想起。

见德兄,我有一壶酒,何时饮几杯?